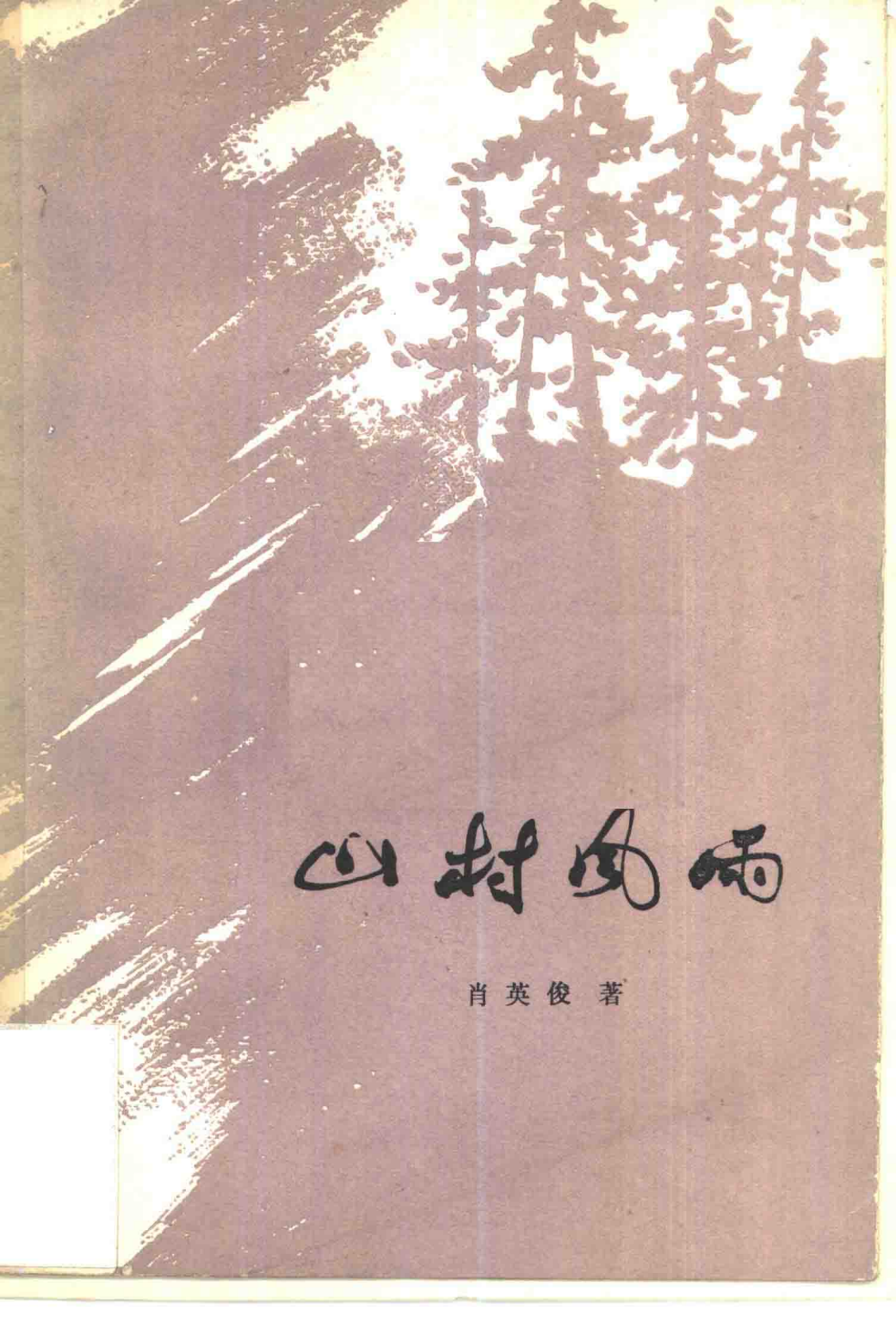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村雨

肖英俊 著

山村风雨

肖英俊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山村风雨

肖英俊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12 字数220,600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11,5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184 定价: 0.73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。它通过小屯生产队在争夺领导权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冲突，着力塑造了共产党员、生产队长杨春山在党组织领导下，率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，勇往直前的生动形象。还描写了爱憎分明的贫协组长于老柱，敢打敢冲的民兵排长于二愣，爱社如家的毕大爷和胆小怕事的刘田等人的不同性格；同时，也刻划了牟宏利、田子玉等暗藏的阶级敌人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。

这部小说结构严谨，情节曲折，语言流畅，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第一章

一九六三年八月初的一个傍晚，喇山的夕阳，把碧云山座东朝西的坡坡岭岭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辉。山脚斜坡上的苞米地里，苞米棒子正吐着白色和粉红色的缨穗，宽大的，墨绿色的苞米叶，在微风中摇晃着，发出一阵阵清脆的细碎的飒飒声。山崖上和路边草丛中五彩缤纷的野花正在怒放，空气里飘散着一股清甜芬香的气息。而座西朝东的山坡，此刻却背着斜阳，显得青黝黝，蓝茵茵，仿佛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烟雾。

莫力河象一匹不羁的野马，弯弯曲曲地从碧云山深邃的狭谷中冲泻下来，浪花飞溅，隆隆有声。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，它一路高唱低吟，千回百转地朝乌苏里江流去。

这时，沿着莫力河陡峭的河岸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上，走着一个壮实的，三十岁左右的庄稼汉。他走得满头大汗，也顾不得擦拭，只是低着头急匆匆地赶路。他那白花旗布对襟衬衫敞开着，衣角微微飘起，任河边

的凉风吹拂他火热的胸膛。

这人名叫杨春山，一九五八年才从部队转业回来，眼下是莫力公社龙头大队小屯生产队的队长。五天以前，他受队里贫下中农的委托，到邻县的青年水库去参观学习。现在，他满怀信心，心急如火，象部队的指战员在明确了攻击目标以后，那种急于冲上去时的心情一样，急着赶回屯去，要趁着挂锄的农闲时节，把队伍组织起来，拉上水库工地大干一番。

从公社所在地莫力镇到小屯生产队，约有十八里路程，全是沿莫力河谷溯流而上的山路。莫力河绕着小岭往左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，山路往东径直翻过小岭，再跨过黑龙沟上的黑龙桥，就望见了一条东西一里多宽，蜿蜒北去的山沟。在山沟的西山脚下，座落着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屯子，莫力河象条闪亮的带子绕着屯边流过，河两岸尽是一方一块的水稻田。这个傍山依水的屯子，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所在的小屯生产队。

登上小岭，杨春山就望见了山下绿树掩映的屯子。这时候，家家户户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，象是一根根银灰色的长柱，直插长空，许久才慢慢地飘散，溶为一片淡蓝色的暮霭。有些人家把电灯扭亮了，在暮色苍茫中远远看去，那电灯就象一颗颗宝石似的，晶莹璀璨，闪闪夺目。

杨春山轻松地嘘了一口气。他抬起头来，看到有一只矫健的山鹰，展翅翱翔在林海峰峦上斜辉映照的天际。

杨春山被这一幅壮丽的景象吸引了。他每次走过这里，都要深情地凝望一番自己的家乡。家乡啊，对于那些曾经为它进行过殊死战斗，并且付出过昂贵的代价的人们来说，她显得多么诱人，多么亲切啊！这里的一滴水，一抔土，一根草，一棵树，仿佛都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

是啊，这就是他的家乡。就是他的祖祖辈辈曾经当牛做马，受苦受难，并为之流血牺牲过的地方。也是他曾经流淌过童年辛酸的眼泪的地方啊。他每次看着她，心里都充满着无限的感慨，都汹涌着沸腾的感情，他爱这个地方啊！

杨春山的祖辈，都是打铁的。传到他父亲杨力生这一辈，便在小屯的东大桥头开了一个夫妻铁匠铺，为山沟里的穷庄户人打镰刀锄头，给过路的骡马挂掌。杨力生的铁匠手艺是远近闻名的。据老一辈人说，杨家铁匠铺打的镰刀，锋快无比。拿一把头发丝往刀刃上吹口气，头发丝就齐刷刷地断了。可是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哪有耍手艺的人的活路。军阀，土匪，地头蛇，真个是遍地豺狼啊！今天这个捐，明天那个税，夫妻俩丁丁当当地累弯了腰，却仍然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。后来，日本鬼子又侵占了莫力河一带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一齐向穷苦人头上压来，人民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熬煎。但是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，并没有低下头颅，更没有

屈服于敌人的淫威。莫力河一带的人民，在共产党领导下，组织了抗日游击队，拿起武器跟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一九四二年冬天，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。杨力生和妻子红云打了一天铁，刚刚关上铺门，忽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。那人拍落身上的雪，摘下头上的狗皮帽，掸掉眉毛和胡子上的雪花，才认出是常路过这里，进沟里跑山打围的于志刚。

于志刚见屋里没有外人，回身把门插上。然后取出烟袋装上烟，就着洪炉的火吸着了，才慢吞吞地说：

“老杨大哥，日子过的咋样？”

“咳！”杨力生深深叹了口气：“别提了，这世道，真是不让人活啊。”

“他们不让咱活，咱偏要活，跟他们斗！”于志刚捏紧拳头，用力挥了一下。

“斗？跟谁斗呀？”杨力生还有点惶惑。

“跟日本鬼子呗！”于志刚说：“你说该不该呀？”

“咋不该。把这些龟儿子一杓子烺了才解恨呢！”

杨力生咬牙切齿地说。

于志刚听了笑笑说：

“这么说，就请大哥帮个忙吧！”说着，从老羊皮大氅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刺刀来，递给杨力生：“照这个样打五十把。”

“刺刀！”杨力生惊异地问：“谁用？”

“打鬼子的人。”于志刚轻声说。

“游击队！”听了半晌的红云恍然大悟，高兴得几乎叫起来。

于志刚急忙摆手制止她，然后嘱咐说：“这可是个不透风的活计，千万别叫旁人知道了。”

“你放心。”杨力生说着又系上了牛皮围裙，招呼红云说：“女掌柜的，咱们说干就干，这活儿耽误不得。”

东大桥头独立的小屋里，炉火又烧红了，丁丁当当的铁锤声，整整响了一夜。

从此，杨家夫妻铁匠铺，就成了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军械修配所了。杨力生和红云，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，觉悟不断提高，夫妻俩都相继入了党，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。

后来，因为游击队经常转移，需要有个修理刀枪的人。于是杨力生就对人讲家里活计少，门路窄，生活混不下去，要出外谋生。他收拾好一副铁匠挑子，跟着游击队在碧云山区，莫力河一带转战。

杨春山还清楚地记得，父亲临走那天晚上，把他拉到跟前，用那双结满厚茧的手，久久地抚摸着他的头，深情地对他说：“小山子，爸爸要出远门，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，可不要淘气！”

从那以后，杨春山就跟着母亲过日子，很久很久也不见父亲回来。

第二年冬天，也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于志刚又走进了东大桥头的独立小屋。这一回，他不象往常那样高高兴兴，笑容可掬了。一进屋，就摘下狗皮帽，也不去拍打落在肩上的厚厚的积雪。他低垂着头，眉宇间似乎压着铅块，使脸色变得严肃而呆板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红云见到他那异常的表情，惊愕了。

于志刚难过地看了看眼前的小山子，对红云说：“咱们进里屋去谈吧！”

杨春山懂事地独自在外屋的洪炉边烤着火，忽然他听见里屋传出母亲伤心哭泣的声音。不一会，于志刚也含着眼泪走了。

晚上，母亲异常亲昵地把他搂在怀里，抚摩着他。杨春山感到一滴滴冰凉的东西掉在他的脸上，他惶惑地问母亲：

“妈，你哭啦？”

母亲揩干掉在春山脸上的泪水，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
“妈，我知道，你是想爹了。”

母亲更紧地搂着他，抽泣着说：

“想！你爹是个好样儿的。”

小春山深深叹了口气，充满感情地说：

“我也想啊！”

天真的孩子啊，他哪能料想到，父亲在跟鬼子的一

场殊死的战斗中，英勇地牺牲了，永远离开了他。

母亲经受着悲痛的袭击，反而把打铁的炉火烧得更加通红。九岁的春山帮着母亲拉风箱，母亲照常打铁，暗地里却为抗日游击队传递情报。一天，一小队鬼子经过小屯到沟里去抢粮，母亲及时地将这个情报通知了游击队。游击队连夜将队伍埋伏在小岭的黑龙桥边，等鬼子回来时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，全歼了鬼子，夺回了粮食。可是，母亲这次出屯的行踪，让地主田子玉的汉奸父亲田歪嘴子发觉了。他偷偷跑到莫力镇，向鬼子宪兵队告发了。

当天夜里，田歪嘴子就领了一队鬼子宪兵进了小屯。当时在田歪嘴子家扛活的于老柱，听说鬼子要去抓红云，不禁吓了一跳。他躲开敌人的耳目，冒着生命危险，跑到东大桥头铁匠铺，把消息告诉了红云。红云赶忙拜托老柱将小春山连夜送往沟里一个穷朋友家去躲藏。

当老柱领着小春山走出家门，红云刚把给游击队传递消息的字条投进炉堂，屋外的大道上就响起了踏踏的脚步声。红云急忙从后窗跳了出去，直奔屯后的小岭。

那知刚跨过黑龙桥，就见前边有人亮着电筒喝叫：“站住！”红云急忙转身飞跑，没跑几步，前面又有人亮起了手电筒。红云猛听得田歪嘴子那嘶哑的公鸭嗓门在喊：

“就是这个女人，抓住她！”

鬼子从两边堵过来，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。红云果

断地往桥头冲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枪响，她肩头负伤，跌倒在桥板上。桥两端的鬼子朝她走过来了，怎么办？在这危急关头，红云昂然站了起来，怒目逼视着鬼子和田歪嘴子，阶级仇、民族恨在她心中燃烧。她使出最后的、也是最强烈的力量高喊着：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打倒汉奸卖国贼！”

.....

然后，她向黑龙沟纵身一跳，深不见底的黑龙沟的流水，呜咽着，咆哮着，响起悲愤地回声。它用轻柔的浪花，迎接了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。

不久，游击队就把小春山接到山上，和另一个烈士的儿子二愣子一起，寄养在深山老林中一个猎人的家里。直到解放，才把他接回小屯来。当时，春山虽然年纪尚小，但他已深深地懂得，是党、是毛主席给了他这个孤儿第二次生命。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，已经把个人的命运，同革命的前途结合在一起了。一九五〇年，当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，他已经十七岁了。为了保卫新的生活；为了保卫父母曾为之流血牺牲的革命胜利果实；为了保卫这个生他养他的普普通通的山村，他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志愿军，远离祖国，同美国强盗进行过殊死的战斗。在战斗中，他立过功，负过伤，入了党。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他常常怀念着这个山村，怀念着这里的亲人，怀念着这里的小

河、高山，怀念着这里亮着油灯的纸窗，也怀念这些淡蓝色的袅袅炊烟啊！而这种怀念，总是给他增添胜利的信心和战斗的力量，激励他更加勇猛地歼灭敌人。

一九五八年，春山从部队转业。在他的坚决要求下，这个志愿军的排长又回到小屯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……

山口上风大，吹干了杨春山身上的汗迹。他思绪万千地跨过黑龙桥。猛抬头，看到了矗立在桥头的青石墓碑，碑上刻着：“抗日女战士谢红云之墓”几个大红字。杨春山心中一热，在墓碑前停步肃立，这是埋葬他母亲的地方啊！对于母亲，他只留下一些亲切的、片断的记忆了。但是，母亲的音容笑貌，至今仍然历历如在目前。母亲的英雄的壮举，从小就给他的心灵以强烈的影响。他还记得母亲常常爱说的一句口头语：“咱不怕！”是啊，咱不怕，群众的力量，革命的力量是强大的，是不可战胜的。任何凶恶而狡猾的敌人，尽管他们不断地变换花样，伪装得十分巧妙，打扮得冠冕堂皇，但总归要被人民识破，要将他彻底粉碎的。想到这里，不知怎的他眼前突然映现出副队长牟宏利那尖嘴猴腮，居心叵测的模样来。

他记得去年冬天改选队长的那个晚上，落选的牟宏利从灯光暗淡的角落朝他射来的目光，是那样地阴险和充满仇恨。他当时曾经触目惊心想过：他是个什么

人？正正装装的庄户人，是不会有那种目光的呀！

前些日子，杨春山和屯里的贫下中农们正积极筹备修建黑龙沟水库时，牟宏利放出风来说：

“杨春山修水库，是要把咱垫在脚底下冒冒高哩。”

“挂锄农闲，正好挣钱嘛！”

“他杨春山想当模范，咱就得勒紧裤腰带。”

“修水库？劳民伤财，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”

.....

这些象是从阴沟里吹出来的冷风，在屯子里暗暗地刮着。

杨春山心里明白，屯子里有些人正抱着馊主意往歪道上挣呢！一场山村风雨在迎接着他！

杨春山回到小屯时，天已经黑了。社员家的灯光，透过窗户隐隐约约地照着村街的土路，村街两旁夹道的细叶杨树，显得高大而挺拔，虽然没有风，杨树叶也发出一阵阵细微的嗦嗦声。这些日子，队里把收上场的麦子已经打完，正在晒麦哩。旱地里的三铲三耪，水稻田的薅草除虫等活计都干完了。因为活计不忙，社员们收工较早。杨春山想快点赶回家去，啃两块干粮，便立即召开社员大会。

杨春山的家住在屯子的北头，紧靠着车马大道。他回家得穿过整个屯子。当他路经场院门口时，忽然听得跟前有人招呼他：

“是杨队长吗？”

杨春山走近一看，是一个名叫张喜禄的社员。便答道：

“是我。”

“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咱屯又出了稀罕事儿啦。”

“啥事儿呀？”

“前些天丢的麦子找到啦。”

“哦，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
“让人家偷去藏在菜窖里了。”

“谁家的菜窖里？”

“这——这咱可不好说。你回家去一打听，不就知道了么。”张喜禄支支吾吾，吞吞吐吐地说罢，迈开八字步，倒背着手干咳了两声，摇摇摆摆地走开了。

张喜禄阴阳怪气的样子，引起了杨春山的怀疑，这鬼葫芦里卖的啥药呀！他斜了张喜禄一眼，便朝家里走去。走进门，就见秀琴背着孩子，脸上气呼呼地一丝笑容也没有，正准备出门呢。

杨春山笑着招呼道：“谁抱你的孩子下河啦？脸上阴得象要下雨。”

秀琴见丈夫回来了，正有满肚子委屈要诉说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也不知是哪个黑了心的坏种，把队里的两袋麦子放到咱家菜窖里，你看气人不气人？”

杨春山一怔，心里立时明白了刚才张喜禄说的那番话的意思。只觉得有一股怒火猛然从心头往上翻腾。他

活了二十九岁了，无论在孩童时代，还是在部队的年月，无论是生活艰难的日子，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异国，从来没有人对他的品质产生过怀疑。他的心灵象冰一样清，象玉一样洁，象水晶一样透明。想不到现在却有人无中生有地要羞辱他的人格，要诋毁他的名誉。而干这种缺德事儿的人，绝对不会是正正派派的人，肯定有它险恶的用心的。这怎能不使他怒火千丈呢！

“真卑鄙！”他不禁冲口骂了一声，又回头问秀琴道：“你见着放在菜窖里的麦子了吗？”

“咋没见着。”秀琴说：“今儿头晌高富才和张喜禄翻出来后，吵儿八火地满屯子张扬，说是你偷了麦子，把我肺都气炸了！”

“别气！气厉害了要犯病的。”杨春山这会儿倒已经冷静了，他冲秀琴笑了笑问道：“你要出门干啥？”

“开会。”

“开会？”杨春山想起副队长牟宏利一向最不爱开会，今天怎么倒积极起来了。便又问：“开的啥会？”

“社员大会呗。”秀琴说：“刚才为开会的事，老柱大叔还跟牟队长吵吵起来了呢。”

“哦，为的啥呀？”

“老柱大叔不同意开这个会，可是牟队长坚持非开不可。”

“唔！原来是这样。”杨春山让秀琴先走，自己到饭柜里找到两块苞米饼子，剥了两根大葱，就边吃着边

朝生产队走去。

二

张喜禄并没有说错，小屯的的确确出了一桩稀罕怪事儿。人们怎能想到，前几天在场院里丢掉的两麻袋麦子，竟然在共产党员、复员军人、生产队长杨春山家的菜窖里翻了出来。

这件事儿，在本来不太平静的小屯生产队，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人们在每一个屋顶下，在每一铺炕头上思考着，分析着，议论着，争辩着。他们的看法不一致啊！

贫协组长于老柱，民兵排长于二愣，保管员毕大爷，一些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，对此感到十分气愤，他们断然认为，这是一个阴谋，这是一场政治陷害。他们信任杨春山，信任他的道德品质。

以高富才、张喜禄和几个富裕中农社员为代表的一伙人，则抓住这件事煽风点火，满村张扬，兴高采烈地议论着：“咋样？他也做出了这样见不得人的事！唉，人没尾巴难认哟！”

只有副队长牟宏利，对这一事件的发生似乎感到十分惋惜。他唉声叹气地到处说：“咳！真想不到啊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我们简直不敢相信……”

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：

这些日子，队里除了少数妇女劳力割水稻田埂子上的草外，大多数社员都集中在场院里打麦子。